



来
爱
你
下

跨
过
千
年

KUAGUO QIANNIAN
LAI AI NI

全新修订版

秋夜雨寒
/作品

QIUYEYUHAN

跨越千年的时空距离，
只为赴这一场缘定三生的誓约。

千万点击经典系列
“三生三世”第一部

小说阅读网 | 秋夜雨寒 | 最动人的
人气女皇 | 盛世情缘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KUAGUO QIANNIAN
LAIINI


跨过千年

来爱你

下

秋夜雨寒
/作品
QIUYEYUHAN

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跨过千年来爱你 : 全2册 / 秋夜雨寒著. -- 2版

. -- 北京 : 中国言实出版社, 2013. 11

ISBN 978-7-5171-0238-0

I. ①跨… II. ①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57127号

责任编辑 李 芮 欧阳帆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

邮 编: 100101

电 话: 64924714 (发行部) 51147960 (邮 购)

64924853 (总编室) 52290775 (二编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

E-mail: ysfazhan@163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规 格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印张31

字 数 391千字

定 价 48.00元 ISBN 978-7-5171-0238-0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
录

第十七章

莫名牵挂·心痛/001

第十八章

心有千结·难舍/018

第十九章

为爱无悔·决心/043

第二十章

两情相悦·欢愉/059

第二十一章

姐妹情深·付出/083

第二十二章

摆脱婉露·厌烦/091

第二十三章

太后生辰·突变/117





目
录

第二十四章

忽而失忆·下药/134

第二十五章

相视不识·心怜/147

第二十六章

君临天下·隔阂/168

第二十七章

依稀往事·困惑/182

第二十八章

真心难灭·复苏/202

第二十九章

舍弃繁华·与君白首/220

番外

魏红玉 一眼误终生/243





第十七章 莫名牵挂·心痛

四皇子府，一片冷清，秋雨下个不停。外出寻找四皇子妃的人一个个回来，每个人都带回来同样的消息：没有四皇子妃的消息。

同样的消息也传到了祥福宫，太后娘娘因为着急上火已经卧床休息了，听到不断传回来的消息，她的眉头越皱越紧，吩咐小德子把皇后叫到自己床前，有些事她不得不提前预防。

“母后，您叫臣妾来有事吗？”皇后的脸色也不好，苍白，疲惫，慕容枫的意外让她至今仍然无法安然入眠，一想到那张单纯可爱的面容，心就痛。

“锐儿如今是何情形？”太后勉强坐起来，靠在床上，微微喘息，轻声问。

皇后摇了摇头，难过地说：“听烟玉说，有六七天了，自从枫儿被受惊的马拖出皇宫，不见踪影开始，他就开始发呆，什么话也不说，哪儿也不去，整个人就是待在房里看着枫儿以前留下的一些东西流眼泪。听说，哲儿曾经去探望过他，却也未曾与他说上一句话。”

太后好久没说话，静静地思考，然后才说：“这不是锐儿的性格！如果他趁大家不注意跑出去，只怕是再也不会回来了。如今肯待在府中，也只是希望派出去的人可以带枫儿回来。还有另一个原因，就是哀家让雅丽在他的茶水里放了一种药，那天见他一个人痴痴呆呆地从暖玉阁里出去，就知道要出事，所以立刻吩咐雅丽送了一些药过去，如今，看他的情形越来越严重，你立刻去吩咐雅丽重新加重药量，无论如何要挨过这段时间，时间一长，也许他可以好一些。”一口气说了这些，太后娘娘有些累，停下来，喘息着。

“会不会影响到他的身体？”皇后担心地问。



太后娘娘立刻摇了摇头：“暂时不会，就算有影响，以后慢慢调养就是了。如今是要想尽一切办法留他在宫里。”

皇后轻轻叹了口气，点了点头。

“他有没有说要如何处置刘氏母子？”太后娘娘想了想问。

皇后摇了摇头，也有些不解地说：“您这样一问，臣妾倒是想起来一件事，按道理说，他那么在乎枫儿，如今枫儿因为刘氏母子出了意外，如果有可能，他定会亲手了结了刘氏。可他没有，他让丽妃解了刘氏的毒，送她和司马强二人一同去了思过苑，还嘱咐人好生照看。至于红玉，因为手上的伤，锐儿特意允许她可以回魏府休养，等手上的伤好了以后再去思过苑。至于锐儿为何如此，无人明白，臣妾也猜不出。”

太后也猜不出原因，但心里真是恨不得千刀万剐了刘氏。

那一日，慕容芊醒来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冲进慕容雪的房间，抬手给了慕容雪一巴掌，打得慕容雪嘴角流血，一脸茫然不解。

慕容芊气得浑身哆嗦，恨恨地说：“慕容雪，从此之后，你生你死与慕容家再无关系。你给我记住，我对九泉下的母亲起誓，从今日起，你慕容雪将只是皇上的雪妃，为了你，牺牲了三妹的一生，为了你，送掉了三妹的性命。你，真是慕容家的劫数！我恨你。”

慕容雪看着哭得伤心的慕容芊，一时茫然，三姐出了什么事？

“春喜，出了什么事？”

春喜无语，不知如何说，只有沉默。

“春喜，我三姐呢？她到底出了什么事？”慕容雪焦急地问。

春喜只是哭，说不出话，要怎么说呢？告诉慕容雪，她的三姐如今生死未卜？只怕她会疯掉。

“大姐！”慕容雪看着慕容芊，慕容芊面无表情，从房内一步步走出去，再也不肯回头。

“春喜，我三姐到底怎么了？你快点告诉我呀！”慕容雪几乎要崩溃了，大姐第一次如此悲愤地指责她，到底三姐出了什么事？为什么她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？

“三小姐，她……她……她出事了。”春喜颤微微的声音，哽在嗓子眼中，不知如何解释，“是……是刘妃娘娘刺伤了马，不，是……是二皇子挟持



了四皇子妃，然后……然后，那马，拖着四皇子妃，不知道去了哪里，已经派人去找了，娘娘！娘娘！来人呀！”

慕容雪只觉得一口气堵在胸口，说不出的憋闷，说不出的难受，看着春喜，想要问明白，一开口，一口鲜血喷了春喜一身一脸，眼睛一闭，昏了过去。

三日后。

烟玉端着饭进来，看着司马锐，不敢开口，只是把饭放在桌上。司马锐已经这样坐了三日，就看着纸上的字发呆。

“烟玉，是不是茶水中有别的东西？”司马锐冷冷地问，语气倒还平静。

烟玉不安地看着司马锐，太后娘娘和皇后娘娘嘱咐她在司马锐的茶水中下了“毒”，开始的时候，司马锐大概是因为沉浸于悲哀之中并没有在意自己身体上的变化，但是，丽妃娘娘的药使他无法长时间地站立或走动，只能坐着，时间一长，他当然发现了。

“四皇子，奴婢——奴婢——”烟玉吞吞吐吐，不知如何解释。

司马锐轻轻叹了口气，摆了摆手，疲惫地说：“罢了，去吧，你自然是没这个胆子，这药如此邪门，应该是乌蒙国的药。除了丽妃没有人有这种药，怕是皇祖母的主意。下去吧。”

司马锐竟然不反抗，对着面前的饭机械地吃着，一口一口硬往下咽，看得烟玉心酸，只得跑到外面落泪。

自从慕容枫出了事，春柳就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，只是一个人悄悄落泪，躲着大家，一遍遍地打扫着慕容枫的房间，擦得地面都照得出人影，桌上仿佛铺了一层玉，被褥叠得出了折痕。最后，实在无事，她就一个人躲到无人的地方咬着嘴唇哭。烟玉不敢想也不敢看，只怕看了也会陪她一起哭。

还有四皇子，就日日坐着，对着四皇子妃留下来的东西发呆，不动不语，也不反抗，形同行尸走肉。

丽妃来看一次哭一次，跑去找到太后，哭着说：“太后娘娘，您饶了丽妃吧！丽妃真不想再为四皇子用药了，他……看见他的模样，丽妃心里真是难受呀，您——”

太后咬着牙，哭着说：“丽妃，再难过也要用，不能不用，以锐儿的性格，如果他得了自由，只怕是我们再也见不到他。如今枫儿已是这样生死不



明，哀家可是再不舍得锐儿也如此。”

丽妃真想撕碎了刘妃，怎么可以如此狠毒，怎么可以这样了结慕容枫的性命。

那么疯狂的马，从皇宫暖玉阁里出去就沿着道路直冲。身上的疼痛让马就这样一路冲出皇宫，偏巧这时宫内的大门有侍卫值夜，所以大门尚未来得及关，那马就一路飞奔而出，直奔到离皇宫很远的悬崖处，然后掉入了湍急的河水中，瞬间就没有了痕迹。如此情形，哪里还有生还的希望？怕是死都不见尸！

太后娘娘当场就封了暖玉阁，丽妃连同还没有醒过来的雪妃一起都搬去和阳宫刘妃空出的宫苑住。并下令，从此后，这暖玉阁，除非慕容枫回来，不得再让人踏入半步，只留一两个打扫的太监偶尔前来收拾。整个皇宫陷入一种说不出的悲伤氛围中。

太后卧病在床，懒得会客，偏偏这一日有人前来探望。此时皇上和皇后也前来看望太后娘娘。

来人一身雍容华贵的打扮，模样和皇上有几分相似，只是更多些傲慢的味道。

“哎哟，多大点事，不就是死了一个小小的皇子妃吗？至于忧伤成这个样子吗？来，婉露，见见当朝的太后娘娘，当年你外婆在宫中时的好姐妹，称呼上却是外婆的长辈，她可是心思缜密的女人，你要跟着好好学学。”来人不客气地说，语气听来极是令人不舒服。

一个年轻的女子，二十岁左右，一双大大的杏眼，浓浓的眉，直挺的鼻，红红的唇。她冲着太后施了一礼，语气温柔和缓地说：“婉露见过太后娘娘。”

太后娘娘懒洋洋地说：“哪位呀？”

“这是我最小的孙女儿，孟婉露，如今双十年华。”来人笑嘻嘻地说，“是不是长得很像我年轻时的模样？”

“有几分吧，尤其是神态。”太后娘娘淡淡地说，“可许了人家？”

“还没有合适的人选。”来人回答，“听说您不舒服，我今日过来瞧瞧。我那个外甥怎么如此不堪，为一个女人竟然颓废成那个样子，我刚刚过去瞧了瞧，真是让人恼恨！”

太后淡淡地说：“锐儿已经是个成年人，他要如何，哀家哪里做得了主？”



随他去吧。枫儿如今生死不明，不仅他担心难过，哀家也是心中放不下。这几日情绪身体都不算好，若是没事，就退了吧。皇儿，陪你姐姐聊几句，哀家觉得有些累了，想要歇会儿。”

皇上微笑着说：“姐姐，我们姐弟二人别处说话吧，母后不太舒服，就不打扰她了。你去看锐儿了，可曾和他说过话？”

来人气呼呼地说：“说话？我只是看见他一个影子，他根本就没瞧我一眼，整个人就像个傻子似的呆呆地坐着，气得我恨不得一巴掌打醒他！为了一个小小的妃子就这样伤心绝望，这怎么对得起我们司马家的血统！”

“是啊，这孩子确实比较重感情。”皇上前面带路，离开祥福宫，回头看见了母后眼中的不耐烦和不屑。这个同父异母的姐姐素来不受皇宫的欢迎，原本不被允许再踏入皇宫半步，可是，谁拿她也沒辦法，她是想来就来，想去就去，完全不改离开皇宫前的脾气。想当年，自己的父皇也拿她没有办法，能够带她离开不再骚扰母后是最要紧的事。

白敏和段之山待在一起整整一天，不外乎吃饭、逛街、看电影，情侣相处的老一套。她觉得有些乏味，这个男人，真的不是她的所爱，她心中似乎有种说不明白的归属感，好像有人在某个地方等着她回去。

段之山是个自信心十足的人，他喜欢白敏，就这样不加掩饰地追求，他觉得白敏不会拒绝他，因为他实在是一个从外在到内在都很优秀的人。

看着段之山的车消失在拐角处，白敏有些累，转身准备掏钥匙开门，一缕香气扑鼻而来，这个香气她是熟悉的，她头也不回，打了声招呼：“月珞，这么晚了，要进去坐坐吗？”

“你家有人。”月珞冷冷地说，“恐怕不方便吧。”

“那是我大嫂和侄子。”白敏淡淡地说，“怕是担心我一个人在家，所以特意赶回来陪我的。要进去吗？”

“算啦，我们就站在这儿说两句吧。”月珞依然冷冷地说。

“好吧。”白敏转过身来，路灯下，一张脸平静温和，看不出任何情绪，“是为了段之山吧。”

“他是我的人！”月珞眼睛中突然有了泪，这个女人，就这么静静地站在她面前，没有任何炫耀。怎么可能？那么优秀的段之山，这个女人拥有了他的疼惜和关爱，怎么可能不心满意足？“你不要再插一脚，我已为他耗去了十年



的光阴，你们才认识几天？”

“这是他和你之间的事，与我无关，我并无意做他的人，他追我是他的自由，我接受不接受，也是我的权利。请不要教我如何做。”白敏淡淡地说，“你爱他是你的事。十年如何？只是时间，不是过程。”

“你不爱他？”月珞不相信地问。

“我只能说我现在不爱他。”白敏依然平静地说，“我无法保证以后。有时候，我们会认为我们不会爱一个人，但爱上的时候，却是身不由己。”突然，心头一痛，为什么，心中百转千回的声音，唤的竟然是一个陌生人的名字，司马锐！这个唤着“枫儿”的古代男子，竟使她此时心中生出浓浓的眷恋！

白敏突然落泪，吓了月珞一跳，这个女人，路灯下看起来，美得那么不真实，仿佛不是这个时代的人。

“你……你怎么啦？怎么突然哭起来了？”月珞有些不安地问。

白敏微微一笑，轻叹了口气：“只是突然有些感慨，没关系的。如果没事，此时夜已深，我也要回去休息了。”

月珞看着白敏一个人离开，身影有着说不出的忧郁。这个女子现在还不爱段之山，这会不会勾起段之山的征服欲望呢？从来没有被人拒绝过的他，是不是会因此而更疯狂地追求呢？

到了客厅，大嫂还没有休息，小侄子却不在。大嫂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，微笑着看着白敏，说：“送你回来的人看起来挺不错的。”

白敏微微愣了一下，反应过来，大嫂指的是刚刚离开的段之山。她微笑着说：“是我们公司新来的领导，年轻有为，自信满满，不是我喜欢的那种人。这种人太招摇、太自以为是，认为天下没有东西是得不到的。呵呵，我刚刚和他从外面回来，他的某位红颜知己就已经等在咱们家门外，真是无趣得很。”

“干嘛这么早就下评论？”大嫂笑着打趣，“说不定人家就是真的喜欢上你了，所以迫不及待地想马上追到手。”

“我都什么年龄了，还相信这种一见钟情式的感情？饶了我吧，哪有只见一面就认定对方的，至少目前我是不相信的，我总觉得对一个人的喜欢需要在不知不觉中渗入身心才好。”白敏不以为意地说，“他确实是优秀，但与我无关。志儿呢？”

“已经睡了，今天玩了一天，累得回来就吆喝着累死了，洗澡的时候差点



躺在浴盆里睡着了。开始的时候还说要等你回来，等着等着就睡着了。”大嫂说。她们二人的关系一直不错，虽是姑嫂，却可以如姐妹般聊天。

在客厅里和大嫂聊了几句，白敏去洗澡准备休息。有大嫂在，感觉上好像安心不少，就算再有幻觉，再有奇怪的声音，也不是那么害怕了。应该是父母不放心她一个人在家，所以特意让大嫂回来陪着她，毕竟一个单身女子独自在家，实在有点不妥。

幻觉中还是那个环境，还是那些人。现在，白敏已经可以认得出司马锐了，她知道这个素衣的王公贵族是那个时代的一位四皇子，人长得还真是不错，眉清目朗，面若桃花，是个标准的帅哥。如果董薇薇看到，一定两眼放光，像他这种长相的人，在现代也是难找，尤其是他身上还有一种特殊的高贵气质，这是生活在皇宫的环境中，从小养成的。

不知为什么，白敏不再害怕看到这个人，甚至有些希望看到这个人，仿佛看到他，就觉得心里有些开心。

只是，他的眉头依然不展，他的忧郁仍然一日深似一日，他的沉默并没有减少半分。白敏对那个叫“枫儿”的女子真是好奇极了，到底是如何的一位女子，让司马锐如此深深眷恋？

一个丫鬟从外面走了进来，脸上的表情有些生气，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，进到房内，有些不乐意地说：“四皇子，魏大人求见。好像还给您带来了一位新人，就是昨天与来看您的孟老夫人一起来的孟小姐。”

司马锐眉头一皱，想不起昨天有什么人来看过自己。

白敏愣了一下，看见打外面进来一位官员，年纪在四五十岁上下，气色不算太好，见了司马锐，立刻施礼：“见过四皇子。”

“起吧。”司马锐声音淡淡的，似乎一直在想什么心事。不说话，但并不代表他不应酬人，来了人，他似乎一直挺礼貌的，甚至对太后用药控制他都表现得无所谓。

“臣不敢起，臣的罪女红玉犯下大错。”魏大人低着头，不敢抬头。

“枫儿又不是她送走的，她哪里来的大错，罢了。”司马锐倦倦地说，眼睛没有离开桌面上的纸一下。那上面的字几乎已经让他看得有了生命，怎么看都是慕容枫的浅笑微嗔，“她的伤如何了？”

“每日里有丽妃娘娘安排自己的奴婢小五去上药，已经好些了。”魏大人也不清楚，为何红玉仅仅手背上一个小伤，就会疼到生不如死。后来，只会嚷



着自己不再犯错，害人又害己。

到底什么错？她不肯说，只是咬着牙，日日受着疼痛的折磨。太后尚念在她与芸慧郡主是姊妹的面子上，让她回娘家养病。否则，如今也得和司马强、被贬的刘妃一起居于冷清的思过苑。

魏大人犹豫一下，放缓声音小心谨慎地说：“臣有一好友，家中有一女，性格贤淑、温柔，论相貌，倒与四皇子妃有几分相似，与皇上提起，皇上瞧着也好，让为臣带来给四皇子您瞧一瞧。”

司马锐回头瞧了瞧魏大人，轻哼了一声：“就是一模一样，又能如何？”

“这……”魏大人顿了一下，有些尴尬，只得看了眼门外，口中轻唤一声，“孟姑娘，进来见见四皇子。”

白敏很好奇，向门口方向看去，只见一位妙龄女子从外面走进来，看模样也不过二十岁上下，长得眉清目秀，举止温柔娴静，看着十分的可亲。她对四皇子施礼，轻声说：“孟婉露见过四皇子。”

司马锐冷冷的表情，淡淡的语气，连眼皮也未动一下，只是说了声：“瞧着没觉得有何处像。哪里来的回哪里去吧。枫儿虽然好脾气，若是回来见我身边多了新人，只怕会生气。”

“四皇子，孟婉露已经由父母许给了您，皇上也恩准了，如果撵回去，怕是不妥。”魏大人犹豫地说。

司马锐依然不急不躁地说：“你去回了我父皇，说，若是他再这般逼我，便没如此好的耐性了。这姑娘，是他父母许的，父皇准的，与我何干？没有我司马锐点头，任谁都不行。”

魏大人低头不语。

孟婉露跪在地上，抬头看着司马锐，轻声而坚决地说：“四皇子，婉露此生，生是四皇子的人，死是四皇子的鬼，在这府里做牛做马都可以，若是撵了回去，您不如直接赐婉露死了的好。”

司马锐把目光移回到桌面的纸上，淡淡地说：“烟玉，人撵出去，她想生想死，随她。”

那孟婉露一愣，突然起身，竟然一头撞向桌子，顿时额头上见了血。司马锐未曾提防，桌上的杯子被撞得歪在桌上，水泼了出来，溅在了纸上，立时晕开了墨迹，司马锐只觉得眼前一黑，慕容枫的面貌突然间消失，只落得一张纸上墨迹斑斑。



“滚！”司马锐一声厉斥。

白敏突然流出泪来，不知为何，好像仅仅是为了司马锐那一刻的无助，仿佛仅有的一点希望也瞬间消失，悲至无助。

白敏真的很想上前安抚一下这个司马锐，感觉上这是一个她非常熟悉的人。但是，她走上前，手也只是穿过了他的身体，无法接触到他，无法给他具体的安慰，心中突然有了一种挫败感。

是不是那个枫儿也正是这样？也许她也在旁边，但是她也只能无助地看着自己所爱的人受伤却无能为力。司马锐的心该是如何痛？枫儿不知生死，但如今生的可能性已经太小了，他却还活着。眼睁睁看着所爱的人死掉，那种无助，岂是语言可以形容！

“王保，陪我去思过苑，我想去瞧瞧二皇子和刘氏。”司马锐很用心地看着面前的纸，上面的墨迹已经认不出来了，仿佛慕容枫离去的模样，只剩下那一双眼中浓得化不开的不舍。

烟玉和春柳把撞伤的孟婉露搀了出去，她额上的血一直在流，府里有太医，可以自行处理。

春柳很是不喜欢这个人，还说和小姐长得有几分相似，简直就是胡说八道，这人哪里及得上小姐。就算是同样的五官，也不可能有小姐的感觉，更何况也只是一个五官周正的女子而已。

魏大人的心怦怦乱跳，一声不敢吭。原想着用这个法子可以帮得到刘妃，毕竟刘妃也是红玉的母妃，更何况还有司马强。原本掌握着边关重权的二皇子如今却被关在思过苑，如果没有女婿坐镇，只怕是边关要出些乱子，那乌蒙国岂肯一直屈于大兴王朝之下？

红玉说：“父亲，去找一个模样和慕容枫有几分相似的女子送去四皇子府，或许还可以避得过此时。毕竟还有芸慧妹妹在，女儿倒是无事，只怕是您的女婿难保。”

所以，他才去找的，凑巧好友的女儿正待字闺中，而这位好友和当今皇上还有些关联，他就刻意向皇上推荐，皇上一句话：“你去问问锐儿是否同意，若他同意，就送去，若是他不同意，就不要招惹他。”

他假传圣旨，说是皇上已经同意了。偏巧孟婉露也是个性子烈的，如今弄出这样一出，真不知要如何收场。他思忖着，只得偷偷溜了出去，至于那孟家女子，想来四皇子府里的人也不会为难，只是这媒已经做了，要如何向孟家人



交代？

白敏不知什么是思过苑，谁又是二皇子和刘氏，心中好奇，不由自主地跟在了司马锐和王保的后面。

说来真是奇怪，这皇宫自己肯定是没有来过，但不知为什么，有些地方竟然还瞧着眼熟。尤其是经过一处院落之外的时候，闻到了淡淡的桂花香，心中突然涌起一阵笛声，悠扬的笛声、安静的秋夜、温和的笑容，一些场景一一闪过，让她一阵茫然。

耳听得司马锐一声轻叹：“皇叔院里的桂花竟然还开得如此美丽，不知皇叔现在如何？如若他知道了枫儿失踪的事，怕是不会比我少伤心。假若他知道是我亲眼看着枫儿从我面前消失的，怕是——”说着，面上显出苦笑，自己何尝不想外出寻找慕容枫，但皇祖母让丽妃下了药，纵然是一身的武功也只能叹声无奈。

“有没有通知皇叔枫儿失踪的事？”司马锐看着王保，淡淡地问。

王保摇了摇头，轻声说：“自打四皇子妃失踪开始，皇宫里就乱成一团，如今尚未安定下来，还不曾有时间通知在外的瑞亲王。”

“他不知道反而是件好事。”司马锐轻轻地说，痴痴望着那开满桂花的树枝，呆呆地想。

其实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一个事实，马儿负伤而奔，根本不会选择道路，纵然宫里城墙高筑，也拦它不住。而且到了宫外的悬崖，从上面摔落，下面是湍急的河流，人根本就没有生还的可能。

枫儿根本不可能有生存下来的希望。他只是抱着一个自己也不相信的幻想。

心已死，结果真的不重要了。枫儿永远都活在他身边，纵然枫儿已死，自己何尝不是只剩下一个躯壳。

思过苑，草长树矮，一派萧瑟。

司马强立于堂前，比起前几日，竟是憔悴不堪，面色暗灰，胡须乱，发也乱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

司马锐微笑而立，那笑容淡而悲哀。丽妃的药真是厉害，才走了这些路，还是搭的马车，竟然就已经头晕眼花，胸口发闷。

“二哥如今倒是修得身养得性了。”

司马强听到声音回头，看到了司马锐，这是关进思过苑后他见到的第一个



人，也是唯一的一个，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慕容枫如何了？”

司马锐微微一愣，继而一笑，淡淡的语气，说：“你想她能如何？”

司马强愣了愣，心中一直怕的答案还是来了，其实那马儿那般狂奔而出，结果应该在那一刻就有了。

白敏微皱了一下眉头，“慕容枫”这名字怎么如此熟悉？原来枫儿的全名叫慕容枫，为何这个潦倒的男人也提到了她？

“我知你痛，你又怎知我也痛！”司马强沉沉地说，“当时是我亲手挟持了慕容姑娘，又是我母妃，亲手送走了慕容姑娘。同样重要的两个人，我又该如何恨？”

司马锐冷冷一笑：“司马强，你是不是搞错了。枫儿何时成了你最重要的人！如果重要，你当时何必要用刀子压在她脖子上！”

司马强眼望着前方，树叶在风中动，秋日的寂寥无从掩饰。他苦笑一笑，好半天没有说话，过了好一会儿，司马锐以为他不会再开口，他却突然说：“你以为只有你会爱她吗？我也曾以为除了红玉我不会再爱别人，但我见她第一面的时候，就觉得心里十分舒服，那种感觉是红玉不曾给我的。红玉是个成熟内敛、心思缜密的人，有她在，可以帮我应付许多的事情。虽然当时娶她，有我和母妃在利益方面的权衡，但她确实是个不错的女人，我虽然不可能爱她至深，但也不会辜负于她。而慕容枫，她干净、单纯、优雅而恬静，给我的感觉就是想让我保护她，让她不受任何的伤害。是的，当时是我用刀子压在她脖子上，但如果我能早知母妃会做出那等事情来，我倒宁愿刀架在我母妃的脖子上。其实伤她不如伤我，可是，母妃在我面前，为了保护她，我只能选择你们最在乎的慕容姑娘，而且我也会保证慕容姑娘在我手中不会受到任何伤害。”

“若真如你所言，你就不会让枫儿的脖颈受伤。”司马锐轻轻地说。

司马强闭了闭眼，有些眼泪从眼角流出。

司马锐静静地看着司马强，如今，慕容枫已不知魂归何处，他连和司马强生气的心都没有。只是没有想到，司马强竟然也喜欢着慕容枫。

司马强苦笑一下：“我也知道，宫里的马都是百里挑一的，而负了伤，那样狂奔，人，恐怕在颠簸中就会丧命，就算救得回来，也会头部受伤，轻则意识混乱，重则丧命。只但愿她走得不痛苦。”

“她现在是在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”司马锐淡淡地说，声音里的痛苦全变成了漠然，“至于她是如何去的，或许只有她自己知道。”



司马强不解，回头看着司马锐：“为何会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？如此皇宫，处处关卡，为何拦不住？难道找不到她？”

司马锐冷冷一笑：“她若是在皇宫中，倒还好办，可受伤的马硬生生从皇宫中跑了出去，直奔皇宫后面的悬崖，想来你也知那悬崖之深，马车从上面摔了下去，直摔到河中，所以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是不是合了你的意？”

司马强愣在当地，有些震惊，他知道慕容枫凶多吉少，但没想到会是如此情形。

一时无声。突然，司马强卷起衣袖，用随身所带的匕首，在手臂上狠狠划了一刀，顿时血流不止。司马锐看到他的胳膊上，有着错落的疤痕，已经结疤的，尚未结疤的，横七竖八，触目惊心。

“我会还她的，而且是一点点还她，我伤了她，一滴血，我还她一道伤。她的命因我而失，我终将还她一条命！司马锐，你何其幸运，能够遇到慕容枫这样的女子相伴，而我，只能在心中暗藏对她的爱慕。如今，可为她而令自己受伤，在我，已经是幸福。”司马强并不看司马锐，把匕首放回去，微笑着看着逐渐暗下来的天空，说，“如今我终于可以和你一样想念她，不用再担心要避讳于你。在我何尝不是一种天大的幸福。”

“也许当年你对红玉也是如此吧。”司马锐漠然地说，心中却是一痛，自己能为慕容枫做些什么呢？眼看着她从自己面前消失，却在那一刻不能救她，如果今生之痛能还她一丝一毫的温暖，也值得了。

司马强根本不理睬手臂上的血迹，望着面前草密树疏，淡淡地说：“当年对红玉，母妃是有野心的。她不想让我一生都被人瞧不起，以我一个不被重视的皇子身份，哪里能娶得到能助我一臂之力的女子？所以她选择了红玉，一则红玉并非正房所出，皇祖母对她嫁给司马哲并不是很赞同，二则她与皇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所以选择了她，并设计了每一步，让红玉一点点进入圈套。其实，红玉是个有野心的女人，庶出的身份让她一直有自卑感，她希望能够飞黄腾达，司马哲的性格太过于敦厚，不适合尔虞吾诈的宫廷生活，所以她会选择我，也算是孤注一掷。我们根本就是各自有着目的走到一起的。如果不是当年皇祖母曾经私下里与她商量，让她放弃司马哲，她也不会如此快地移情于我。只是造化弄人罢了。”

司马锐不语，他知道皇祖母确实是不太赞成司马哲和红玉的事情，一直希望司马哲可以娶芸慧，可偏偏两人就是没有感觉，见了面，比亲兄妹还亲，就